

# 看山

叶琛(市直)

山,一直是不敢轻易触碰的字眼,直面一座山,不比直视父亲的眼睛轻松。许多时候,在一座山的面前我会习惯性地驻足沉思。这沉思,饱含的情绪是复杂的,或许是心怀敬意吧,也或许是自觉忏悔。

到百山祖去。一路上,露珠率先打开沿途的早晨。长尾鸟或是被雾气打湿了翅膀,在弥漫的雾色里短距离飞飞停停。可能是能见度不高的缘故,总感觉所见的景色无非是接连不断的重复。浓雾多少有些让人云深不知处之感,只凭经验顺着高处的石阶向上行,完全只是身体惯性而已。渐渐地,光线越来越强烈,太阳跃过一面山直射大地,围困山体的雾气被照得发白,被照得越来越淡,升腾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并向山头集结。远远望去,宛若戴在山顶上的一顶白色绒帽。

这个秋天,在注目百山祖的云雾里,我开始相信这些稀薄的水汽是有生命的。向稍低地方望,还是能看到生气满满的雾气的,大团大团仿佛灶口回吐的烟。我在想,它们短暂的一生都是在向上奔赴直至消逝吗?所谓的升华,是不是就是把自己向高处抬啊抬,然后在风中、在空气中又一点一点将自己稀释,直至一无所剩呢?故此,面对初阳里满山的雾气,不免又心生怜悯起来。我并没有弄明白,当崭新的一天来临,这周而复始的浓雾究竟是新生的,还是昨天走失的那一群又重新回来了。

雾里看山其实是看不到多少内容的,但是我能感知到草木、生灵、鸟雀们都在领受百山祖的厚重与虔诚。立身于半山腰向身后望去,颇有一种天地白茫,我心安然的笃定之感。再过一会儿,天上的白云也开始有了边,松针在阳光的照耀下显露金黄,整座大山瞬间开朗起来。

我继续上行。百山祖最高峰有个好听的名字雾林山。正如它的名字,常年的云雾缭绕增添了不少神秘感。我不知道这种雾气氤氲的朦朦胧胧是不是就是人们意识里所认知的仙境,如果是,那么云雾就成了仙境的必备要素。由此可知,它应该给予了人们



很多很多对自由、隐秘、美好的各种想象。忽然想到境界这个词,它是一种气度,一种自我修持的能力。山的气度、潮湿雾气的吸引、大自然的修持,让一个独坐山尖人的心绪很容易就贯通起来,也让逃离变成一种顺理成章的风景。

云雾充盈的世界仿佛一个迷宫,但植物们、鸟兽们总是能准确地找到回家的路。这白色烟絮始终交替地围住它们,像是要为它们围合起一个鲜为人知的村庄,为它们守住隔绝尘世的所有秘密。

不可否认,百山祖的雾是有感知力的。山峦间行走,银杏金黄色的叶子风中的摇曳时断时续,透过雾气似乎可以猜测它想抓住这片空茫的想法。成熟的种子裹在坚硬的壳里,显得有一些羞怯、内敛。我十分喜爱这白色果实,它让我想到一个人的完整人格,情欲、智慧、个性、敏感、世俗憎恶等等,它的形成就像是一部作品,不需要强调规范与标准。当然,于天地万物来说也是如此,一切的日常景象都可以与山川大地和谐相呼应。

百山之祖,日复一日迷雾重重,它隐秘的部分是我永远未知的,我也没有要去弄清楚的意思。我想用最简单的办法,让这座雾气缭绕的大山察觉到我对它的好感,但是如果它没什么反应,那就各走各的路,我完全可以独自停留在想象、等待和一如既往的向往中。

# 与父亲重走菇山

黄卫华(庆元)

因为实施科研项目的需要,我和项目组成员前往福建采摘野生香菇。父亲是一位老菇农,曾经在那做过剥花香菇。我决定带父亲重走菇山,学习父辈们的菇山经验。

一路上,父亲介绍着他的足迹。14岁的他从家里到菇山,要走上半个月,脚都磨破了皮。在菇山上学到选场、剥花、遮衣、开衣、惊槁、烘焙等技术,烧炭、制作菇山工具、赶墟卖菇;与当地人交往、与东家搞好关系等为人处事经验等。

在当地菇农家中吃过午饭,我们就直奔菇山。窄窄的山路,只能通行一辆车。我们坐的是菇农的面包车,一路上车子蹦蹦跳跳。山越来越陡,天越来越暗。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风飕飕地往衣服里灌,身子感觉越来越冷。

在1000余米的山上,我们开始找寻野生香菇的影子。在一棵20余米的枯木上,菇农让我们猜猜那是啥?一抬头,哇,密密麻麻的香菇包满了树尾。生平第一次找到这么多的野生香菇,我们欢呼着。

两位菇山师傅商量如何采摘香菇。父亲看了看菇树的位置,说要把菇树往左边倒,那里没有太多的小树和遮挡物。如果往右边和直着倒,香菇肯定会敲掉。按照父亲的建议,大家齐心协力地给树系好了绳子。一人砍树,三人拉树,我负责拍照。父亲说砍得差不多了,几个人就拉着绳子。一二三,大家一使劲,菇树果真倒向了左边。百余个香菇,竟然只打了五六个。终于明白父亲路上所说的:砍树要结合地势,控制好树木倒伏的方向,不能顺其自然没有目标,一切都是为了香菇产量和质量。

那么多的精灵,长在这棵枯木上,树似乎也有了灵气。树木心中开出的花,是最美最甘甜的。阴雨天,加上深山老林里山高林茂盛,光线特别暗,我用手机打点光,与杨老师互相配合着拍照。工作人员用报纸折成一个个小纸筒,精心挑选着我们要分离的香菇。来的时间还是偏晚些,香菇已经开始变褐色。

记下海拔高度,打好标记,精心包装这些来之不易的野生香菇。这一趟我们收获颇丰。在旁边的树林里,我们又陆续发现了野生香菇。

2019年采摘野生香菇是我生平最难忘的一次。那天上午我们一路找寻,一无所获。中午只吃了几片面包,继续前行。下午的采摘路上,是我从未想到过的困难。悬崖峭壁是我这辈子见过最陡、最多的一次。几十米高的深潭,只听得见瀑布的哗哗声响。一会是小溪,一会是荆棘密布,一会又是陡峭山路。感觉手已不是手,脚已不是脚,我累到脚抽筋。漆黑的夜里,我们用手机打着光,爬着山路。晚上七时左右,我们才回到家。作为项目组成员,平安到家,我心里压着的石块才放下。

每次看到辛苦采摘的野生香菇分离成功,看着试管中洁白的绒毛,我满足万分。

第二天,我们继续采摘。到了五福洋的山上,望着崎岖的山路,菇农告诉我们,他经常开着爬山虎,拉着几吨重的段木。有一次,山路实在泥泞,看不到前面的路,刹车也不好刹,就直接弃车逃了。有时还要撒上米糠,车轮有阻力才能通过。作为一名新时代的菇农,他的辛苦钱是用命搏来的。

一路上,父亲给我们介绍菇山上的草药、山林的选择、菇山上的奇闻趣事。在一棵菇木上,我们发现了好几个花菇。轻轻采下这几朵还有温度的香菇,它在舒展的报纸中犹如一朵美丽的褐色鲜花。

春天,到处都是绿的身影。那些向上的绿,是积极的,犹如我们找寻野生香菇的心。不去努力,你怎知大自然的奥秘?不去找寻,你怎知山中精灵的归处?每次远行,总有惊喜带给我们,这一次的远行,让我第一次找到了虎皮香菇。认识了紫色肥壮的革耳,还有漏斗多孔菌、灰光柄菇。

与父亲重走菇山,用脚步丈量着父辈们的艰辛。一路汗水,一路花香。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我们坚信,有付出总会有收获。

# 冰裂声里听清音

殷俏(市直)

在丽水城的西北一隅,有着一处地方,它依山傍水,幽然静谧,共有二十八幢青砖建筑,主体建筑为两幢苏式发电厂房。这里曾是丽水最重要的能源重地。在那个水火电并举的年代,处于骨干地位。这里就是丽水桃山火电厂,始建于1963年11月,是目前丽水市区仅剩的一处完整的工业遗址。

随着时代变迁,经济飞速的发展,这里已经不再发电,有幸的是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丽水电力展示中心。在展示中心三楼的电亮百年展厅正中,有着这样一组藏品。它是一组龙泉青瓷生活用瓷。它们虽不古老,但却足够特别。它们是电与地方文化高度契合的产物,是见证一个时代的发展和兴起的印记。

这组藏品有着一段浪漫的前世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它们历经多道工序,聚天地灵气,汇天时地利,被龙泉青瓷匠人烧造了出来。它们在窑火中历练,如凤凰般涅槃重生。它们冰肌玉骨,肤如凝脂,翠如青玉。在出窑前的那一刻,渐渐冷却。它们抖落一身火气,发出悦耳的冰裂之声。那叮叮咚咚的声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如封印千年冰川的苏醒。那天籁般的冰裂声,是它们获得新生的喜悦。

出窑后的它们,流转到一户新婚的人家,见证一对新人的喜结连理,并与他们共度一生。

十八岁的小瑶,梳好红妆,盖上喜帕,坐上花轿,开始了她新的人生。她的婆婆准备了一对可插电的青瓷蜡烛,红红的蜡烛寓意小夫妻生活红红火火。在他们婚房的书桌上,婆婆放置了一盏青瓷台灯。这盏灯叫喜鹊梅灯,是喜鹊停在梅枝上的造型。这盏喜鹊梅灯异常精美,代表着喜上眉梢。

在他们婚床的床头,放置了一盏青瓷荷花灯。底座为欲开的荷花造型,上面托着丝布的灯罩,美得如刚出水的莲荷。它是佛家思想的融入,更寓意着夫妻生活的和睦美满。

婆婆还为他们准备了一个可插电的炊具,是一个青瓷火锅。火锅是一朵绽放的莲花的造型,在莲花中间是一个莲蓬,莲蓬中含有满满的莲子,带着春天的鲜嫩。这不仅仅是一件精美的炊具,更代表着莲生百子,寄托着婆婆希望儿媳能够绵延子嗣,香火不断,代代相传。

在他们的书房,还有着这么一盏青瓷台灯,名为龙鼎灯。此灯底座为四条青龙,上托球形灯罩。这是舞龙戏珠,更是望子成龙。

在他们日日饮水的用具中,婆婆为他们准备了一只牡丹纹的青瓷电茶壶。它们陪伴着这对新人度过最美好、最浪漫的时光。它们经历风云,见证了时代变迁,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现在的它们,安详地陈列在丽水电力展示中心三楼的电亮百年展厅当中。它们更是一个时代无法复制的符号。它们躺在展示柜的橱窗里和周围陈列的上世纪有电百年的老物件一起被珍藏,被载入历史。

它们用自己清丽的身姿向每一个来观展的人,述说着那曾经的岁月和人类的文明。曾经那天籁般的冰裂声似乎还在,只是变得有些微弱。而今,它们用自己无声的冰裂之声,唱响丽水文化魅力的清音,流传千古。